

车祸

那天早上我知道自己是不应该做这班客车的。但是我这样一个懒惰的人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无论任何事情总是报着刚刚好就可以的观点。

于是我就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又一次的迟到了。这也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被老板再扣一个礼拜的奖金，我已经习以为常。

巴城是一座山城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20年。但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巴城人，有一种说法是我为了事业而留在了这里，颓废一点说我是为生活所累，在这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生存说白了就是自己没有更大的本事。

总算天气还是好的，于是就会暂时把一些隐晦的东西抛在脑后。有一种说法：“巴城人大体的共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应该是你的就跑也跑不掉，不是你的就不要瞎争取。看在眼里的不一定是真的，听到的也并非全是假的。有时候宁可把眼见的当成是一种虚幻，把道听途说当做是一种真实。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好象很有深度的共识，我在巴城工作了20年居然没有理解。

我住的城镇离巴城有30分钟的车程，而且全是崎岖的山路。除了周末其余时间我必须在公司度过。也只有周末我才会在那幽静的小家中有了一份温馨。

当然迟到是经常的事情，总算今天心情还是不错的，在明知时间已经来不急的时候心理也没有一丁点的紧迫。难道是因为我刚刚被升为处长的缘故。就好象那句老总对我的评价一样。“大伟同志工作成绩还是瞒突出的，除了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因为迟到而被扣奖金就好象天方夜谈这个笑柄之外，再也找不出其它可以被称之为缺点的缺点了。”

外面下了几点小雨，有雨的天气在巴城算是常见的了，如果哪天没有下雨反倒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的雨天路上很少有称伞的路人，在巴城的雨天里一般是不需要打伞的，也好象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巴城想要买到一把称心的雨伞是一件难事。

直到漂亮的女司机用话捅提醒大家前面就到了去巴城最险要的s地段的时候。我才把目光拢向车里来。女司机的声音好像很有磁性，让人听了总有种不能自己的愉悦。巴城是一座山城，整个城市都建在群山里面，所以通向周边的公路多为山路，有的地方甚至公路的一侧就是万丈的深渊，十分险峻。

我是见不得深渊的，因为我自小就有恐高症，我约麽到达巴城大概还要20分钟。我一般在这个时候总是要靠在后坐上眯一小觉的。而这时汽车总会很小心很平稳的前进。周围人烟稀少，便更为阔静。

我的思维刚刚在游离的状态下迷失的时候，后面忽然有一个男声呼喊“司机请停一下车。”

一阵颠簸我睁开双眼。看见车子前方站定3个男人。

那是极其普通的3个男人，但是在他们的身上似乎总有一种邪恶的东西弥漫。

车子正好停在s地段的前方，很多污秽嘈杂的言语在整个车厢里弥漫。年轻的女司机眼瞥里有着不尽的惊恐和哀怨。

那3个男人粗暴的将女司机从座位上撤下来，她无法抵抗着整个身体对于外力的支撑。重重的摔在地面上。有一瞬周遭似乎很静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惊恐的人们不由自主的尖叫。

“我们不是打劫。”3个男人中有很重胡须的忽然说。“我们只是要跟这位好朋友玩个游戏而已。”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哈哈。”另外2个很年轻的男人忽然大笑起来。从那眼神之中有一种可怕的欲望。

女司机忽然从地上挣扎起来，但马上又被他们制服。很长的头发如倾泻的瀑布，杂乱的垂于胸前。

那2个男人好象很费劲的才能置住女司机，而那个有很重胡须的男人在一旁只是奸笑。

我从没有想到过在这样的城镇里会发生这样让人发指的事情。那些男人的淫笑，就好像是在炫耀他们制服了将要享受的美食之后的惬意和即将到来的快感。

那些笑声中紧紧包裹着女司机无助羸弱的呼喊。

我被激怒得整个身子不住的颤抖。“你们给我住手。”脱口而出的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咆哮。

“住手，住手”我听到后面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还没有因为喊出这样振奋的话而自豪的时候。那个有很重胡须的男人竟将我整个人从座位上撤了起来。有一个很重的重物正砸在我头上。顿时一股钻心的痛。他凶恶的在我小腹上一阵猛踢。我感觉双脚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我的双脚，它根本无法承受我现有的体重。我好像是摔在了地面上然后脸上就是一阵痛。

而那些愤怒的斥责声居然再也听不到了。我瞥见那个揍我的男人用一种恶毒的眼神环视全车。于是那些原本正义的言辞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直到那3个男人把女司机拖下汽车。她没有再反抗。她知道在这整个黑压压的人群中跟本没有人可以拯救她。直到下车的一瞬她用一总很弥留的眼神死死盯着我。

我坐在地上望着整车的人。“居然，居然在这车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

我看着他们个个一片凝重。

好象整个世界在这一瞬忽然死掉了一样，而与这根本没有什么分别。

过了好久，那3个男人和年轻的女司机一道回来。她的衣襟破败的厉害。

在她那脸上根本没有一丝的血色。

“快开车吧。我让你在哪停，你就在哪停。”浓胡须的男人奸笑着说。

而女司机根本没有什么反映。好像一具僵尸似的呆坐在那里

“你听到我说话没有。”浓胡须的男人很粗暴的来回拉扯着她那衣领。

“要我开车。。。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呵”女司机没有一丁点要开车的举动，居然还笑得出来。

“拜托开车吧，上班要迟到了啊。”

“开车吧。”

“还要什么条件啊。”

“都给我静一下。”浓胡须忽然大嚷转而很愤怒的说“你还要有条件，什么条件？”

车箱内忽然是片刻的宁静然后她用手指很用力的指向我。

“我要那个人下车。我要那个人下车。只要他下车。我就开车。”

我看着那个女司机那根坚定不移的手臂，我简直不肯想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说要让我不下车。。。。。。我刚刚。。。。。。可是为了你。”

“我是不会在拉他的，我要他下车——”女司机竟然喊了出来。

就好像刚刚强奸他的人是我不一样。车子内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看着她，那双对我愤怒的眼神。

于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根本就是自己一箱情愿的。别人根本就没有感激你的意思。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意志去咒骂她，我根本就懒得再看她。而只是感觉到我的胸口是那样的痛，根本就是再也无法医治的痛。

“你们把他给我拖下车，只要他一下车。我就给你们开车。”

有人碰了碰我，车上一个很精神的中年男人对着我说“兄弟不好意思，你就下车吧。我上班要迟到了呵”

“我为什么要下车，我评什么下车。”我简直是要哭着这么说出来了

“下车吧。”那个中年男人竟然撤着我的衣襟。于是很多人说“你就下车吧，别当误大家。”

“做做好事吧。”

“我评什么下车。”

“你是好人，你就下车吧。”

于是那么多人开始拉我起来。开始将我往车下面拉。这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的衰老一点，有的年轻一些。

“你们，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那一瞬年轻的女司机深呼吸了一口起。好象她的得了某一方面的解脱。她居然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为什么？她要对我这样呢。

我坐在马路上的一瞬也是汽车开动的一瞬，女司机遵守她的诺言将车子启动了。

难道这就是我生活了20年的地方，我为之奋斗的地方吗？

第2日我将自己工作辞掉，即使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任何剧烈的运动。我也不愿意在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多呆一秒钟，我恨透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我在这个巴城的街道上漫无目地的游走，我不会在有一丁点的倦怠。

在远处，一个很年轻的男孩拿着那么一厚落的报纸，脑海里仿佛也能浮现出曾经自己创业的艰辛。

“特大消息，”男孩跑到我的面前。口中不知疲倦的呼喊“今天的报纸。昨日s地段发生车祸。”

“看看吗？先生。”说着一份报纸被很小心的递到了我的手中。上面的头条是：

‘昨日s地段因雨天路滑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车上32人全部遇难。。。。。’

小男孩不无伤感的说“可惜啊，听说是掉进悬崖里面了，那个女司机听说还很漂亮呢，还是技术不到家啊”

我一下只愣在那里，一瞬间就像十足的雕像。但我马上便意识到这是怎样的一件事情。

我好像瘫座在地上，我终于明白了那个女司机在最后时刻那弥留的眼神。

难道她根本就早已报了必死的念头。而我也应该是在那车上的啊！在那车上的！可是只因为我挨了一顿的打！

她那个眼神，竟然是对我的最后一眼。

我捂住头在也无法意志自己的感情痛苦的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还有那车上的32个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此时在我脑海中似乎就是女司机汽车冲下悬崖一瞬的悲孔，还有那3个男人，以及整个车厢无数恐惧的眼神。

她一定是流着泪冲下去的，她冲下去了。那一瞬她的心也是很痛的吧

我痛苦的哭——心里只想着一——如果当时。。。。。。如果当时。。。。。。